

读书是一个过程

□ 朱洪

读书是个老话题，宋真宗赵桓的“书中自有千钟粟”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等句，一千年来，家喻户晓。胡适上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谈读书，还提到“古人”的这首《读书乐》。对于读书人来说，读书是一个伴随一生的过程。虽人各有异，但也有规律可循。

小时候，重在培养读书兴趣。现在的小学生，要求读100万字的课外书，有的小学老师建议小学生读一点季羡林。我小时读连环画《高玉宝》，中学读《东方红》杂志，高一偶尔读了一本《解放军文艺》，读书很少，但有读书兴趣。

高中阶段，应该泛读。古人无书不读，是因为很多人无书可读，古人书少，很多人抓到一本读一本。现在的书很多，已经无法无书不读了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读了不少苏联小说，印象深的是《盖达尔小说集》《青年近卫军》《叶尔邵夫兄弟》等。

大学是打基础时期，我考大学，本来是想学文科，后来录取了学哲学。一位作家送诗给我，叫我“留心文学攻哲学”。文史哲不分家，每个人治学路径不一样，我走的是哲学、文学、史学的路径。

工作后，要找到读书方向。八十年代我刚到安庆市党校工作，读书很杂，写了不少经济文章，宣传改革开放，也写了不少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文章，后来才定下来研究陈独秀。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！前苏联化学家罗蒙诺索夫因为偶然读了一本捡到的算术书，从此走上了科学家的道路。我受陈独秀的影响，后来研究胡适、刘半农以及中共党史、大革命史，这都是确定研究陈独秀的结果。我在党校的领导叫杨森，他是《安庆史话》作者之一，安庆七十年代的才子，他研究很杂，是他建议我研究陈独秀的。后来我继续研究陈独秀，他做了体改委主任，研究经济去了。在确定方向上，杨森

先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

方向确定了，实际是解决了精读问题，但不能读书太窄。周汝昌先生一辈子研究《红楼梦》，但他研究的面不广，多少限制了思路。有的同志不赞成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杨耕先生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他就不赞成我研究陈独秀，又去写赵朴初。但我认为，多写几个人，没有什么不好。研究陈独秀，不仅涉及新文化运动，还涉及中共早期党史。要写好陈独秀，这两个领域必须走进去，这就是滚雪球效应，或者叫功夫教功夫。

有的同志问，一个教育工作者应该读什么书？我建议读《胡适全集》，读一点名人传记。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，他起的作用，不是普通的教育家起的作用。今天，我们的文化路向，仍然是陈独秀、胡适等人确定下来的。他们把西方的思维与东方的思维合璧，推翻了几千年传统文化传播模式，这个贡献，人人受益，今天仍然在起作用。胡适是一个靠读书、写作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文化领袖。他书中有许多读书治学的经验，启发我们如何读书、读什么书。

我读的书不多，平常书架上约1000本，加上借阅，大概精读几百本书，浏览几千本书。人类的书汗牛充栋，中国2013年就出版40万册，美国一年出版20万册，我们读的书是很有限的，故我们每个读书人都应该谦虚，都有自己的盲区。现在一些人，口气很大，以为自己读了不少书，洋洋得意。一个大学校长做报告，要PK这个、PK那个，他的方法是把自己的长处PK别人的短处。我希望出现一个人人谦虚的时代，因为这才实事求是。

人到退休年龄，要读精品。这个年龄段，是思维成熟时期，视力下降，故要读一点好书！所谓精品，即名人名著，包括名家晚年的自传。我最近偶尔读一点袁枚的笔记，他的书不仅有文采，也有思想。

三度被蜂蜇

□ 王祖远

不知是我的运气特别好，还是庭园中的杂草杂木太多了，我竟有三次被蜂蜇的纪录，还都是虎头蜂呢！

首次，确实有发现虎头蜂窝，是在庭院里的红桔树下。我身怀戒意，不敢靠近。没想到竟在距离三十米之外的地方，我正在整理一棵芭乐树旁的杂草，长得和芭乐树等高的杂草，而且已蔚郁成一大丛了。就在左手抓杂草，右手拿砍刀，砍啊砍时，突然“绳”的一声，我的右腰部一阵刺痛，然后看到一只硕大的虎头蜂飞走了。第一时间，我赶紧用口水去搓揉，好一会，才决定“以牙还牙”，立刻请消防人员，把龙眼树下的虎头蜂窝清除掉。虽然蜇我的和蜂窝似乎没有“亲戚关系”。

好心的家人和左邻右舍，都劝我要是有到蜂的地方去砍除杂草，应该把自己包得密密实实的，除双眼外都不外露。眼睛，最好也戴上眼镜。还得穿雨鞋，以防被蜂蜇。但是，怎么可能呢？即使是早上六七点钟，太阳已显炽热。包裹住全身，不到几分钟就已臭汗淋漓，受不了了。而且，很可能不到一小时就昏死过去呢。所以，“言者谆谆，听者藐藐”，一到庭园里忙活，我是穿着长裤和雨鞋没错，上身却只穿一件内衣，连帽子手套都免啦。因为即使这样，都很快就汗流浹背，浑身湿透了。

就这样展开除草工作，这次是要除橙子树之间的杂草。我仍按部就班，左手抓住草，右手挥刀砍去。谁知已砍了一小块了，正低头抓草要继续砍时，突然一大片嗡嗡声，接着是右手臂几个刺痛，痛得我连刀都甩了。抬头，但见几只虎头蜂正飞着，还一副要再攻击我的态势。我赶紧双手狂挥，迅速往后撤，总算离开了它们的范围，因为它们并没再追过来。这次令我不解的是，我根本没看到蜂窝，而且，因为事后把那边划为“禁区”，所以直到现在，都还不知

有没有蜂窝，或是它们都已飞离开那里了。这次，大概被四只蜂蜇到，范围全在右手臂。我同样用口水急速搓揉（没有任何药品），回到家后也只用肥皂洗一洗而已，并没去看医生，也没特别敷药。怪的是不到两天，就一切如常了。知晓的朋友说：“因为有了一次经验，有抵抗力，所以不觉得怎样了。”还有朋友说：“被蜂蜇过，以后比较不容易感冒。”是真的吗？我存疑。

虎头蜂似乎跟我有缘。第二次被蜇后十天左右，我要砍除白柚树底下长的杂草杂树，因为它们都已和白柚等高，甚至窜长在白柚枝叶间，影响到白柚果实的成长。

同样是在密集杂草中挥刀，居然又受到虎头蜂攻击。一只狠狠地朝我右边头部刺下去，左手臂则同时传来四处剧痛。我用手猛挥，连眼镜都摔落草丛，狼狈后撤。只见几只虎头蜂在树叶丛中飞舞，好在它们并没有乘胜追击。

这次，我仍采用老方法，用口水和水搓揉。可是这次的后果截然不同，不到十分钟，左手臂显著浮肿，右边头部也肿了。迅速收拾工具回家，用药膏涂抹，也没想到要看医生。结果，头部还好，没有剧痛。左手臂就不一样了，浮肿依旧，而且极痒，我不时地用手去抓、去抠，晚上，甚至痒、痛得我辗转反侧，睡不着觉。苦熬了两天，受不了了，只好去看医生。医生告诫我：这种情况很不对，太逞强了。好在我没什么大碍，若再多被一两只蜇到，再这样拖延，极可能老命不保。医生也帮我打了一针，开了三天药，要我若还有问题再去找他。

幸好，药吃完，浮肿全消，也不再痒了，身体一切恢复正常。

过出年味

□ 韩国光

过年就像浓墨重彩画出一幅画，又像豪情万丈写出的一篇散文。如果这画这散文缺少韵味，人们自然不会陶醉其中。过年也一样，过年过不出浓浓的年味，就好比爱喝酒的人，酒喝得没能尽兴，结果总觉得心里缺少点什么。那么这年味究竟是什么？现在就让我们再倒上一杯酒，端起一杯茶，重温一番过去的过年时光。

年味是辛辛苦苦做出的飘着馋嘴香气的土制年货。我小的时候，没有正式工作的妈妈为了家人能过上一个幸福新年，她冬天一清早就赶到她看管的居民水站，给年纪大的人家去送自来水。妈妈挑着重重的一挑水到地方，要停歇几次，人家多给了水钱，她谢谢后就存着到年关买豆油给我们炸焦叶子吃。临近新年的晚上，妈妈匆匆从居民水站赶到家，就在那张槐树小桌上给我们和面炸起焦叶子。炸焦叶子要先擀出面皮，妈妈就用平日擀面条的擀面杖熟练地擀起来，然后在面皮上撒上黑芝麻再擀平。她用刀划成菱形的一片一片时，我们孩子都争着试划一下，妈妈笑着把刀递过来，我们都觉得这过年很有意思。妈妈接着就在铁锅里倒上了平常不舍得吃的油，油慢慢地热了，我们围着小火炉就在旁边瞎帮忙。妈妈将面皮不急不慌地放进油锅里，“哧啦”一声，再用铁捞勺翻动几下，面皮转眼就变成了金黄的焦叶子。妈妈事先在面里放了白糖，我们迫不及待地拿起妈妈刚倒进盆里的焦叶子，就填进嘴里，啊哟，真烫嘴呀也真香。邻居阿宝闻到了香气拽着他妈就到了我家，妈妈说，先给阿宝端一碗去，都别烫着了。那时过年，张家包了菜包子，李家炸了圆子都不分你我似的，进谁家拿起来就吃，尽管各家平日挣钱都不容易。

年味又是攒着亲情互相举杯敬酒的年夜饭。那时没有手机也没有直通的长途电话，可亲情依然隔着千山万水流淌在人们心间。过新年了，远方的亲友更加思念自己想见的人。于是，家家自己准备起了年夜饭，把平日不舍得享用的东西都拿出来，就等着亲友不辞劳苦地回到家中。爸爸快到过年时，常从乡下带来一个让左邻右舍羡慕的黑猪头，奶奶就在那间土屋小厨房里用镊子一点一点拔去剩余的猪毛。大年三十的晚上，全家吃年夜饭放鞭炮前，奶奶拄起拐杖，总不忘给门神拜上三下，保佑我们全家一生平安。

另外，年味还是条件好的人家一身从上到下的新衣裳。老老少少忙了一年，新年能穿上一件新衣裳是多么幸福的事。妈妈没有能力为我们添置新衣裳，就想点子为我们弟兄三个翻新衣裳，大哥的旧棉衣她改改补补新年又能给我穿。我们新年穿着妈妈翻新的衣裳还沾沾自喜，挨家去拜年，走到哪都很神气。

年味，浓浓的年味，不是用金钱能买来的，它是几千年来咱们老祖宗过年形成的一种最朴素的风气和氛围。它讲究自己动手，崇尚亲情，年味浓重的一杯酒便能化解胸中的万般忧愁。过年的年味说到底还是靠我们自己过出来的，大家都投入到新年中去，尤其是年轻的一代，跟着家人认真做好一桌菜、包一顿饺子、给长辈跪下磕个头……咱中国人特有的年味便会四溢留香，永远弥漫在我们美好的记忆中。